



Zhangjinjiang

张锦江文集

(第四卷)

长篇小说

台海出版社

1034922

张锦江文集

长篇小说

台海出版社



淮阴师院图书馆1034922





张锦江，1941年农历9月生于江苏古城泰州。著名海洋小说家、儿童文学理论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数十年以教书为业，潜心于儿童文学理论研究，首著《童话美学论稿》。曾历任复旦大学分校、上海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教授。青年时代就读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编剧班。因早年当过水兵，海的经历为之沉醉一生，作品多数以海洋生活为题材。1983年载于《当代》4期头题的一部中篇小说《将军离位之后》的发表使之自起独树一帜于文坛。先后出版的专集有：长篇小说《海王》，中篇小说集《海蛇》、《海葬》、《沉船之谜》、中短篇系列小说集《海上奇遇记》，纪实小说集《飞虱》，报告文学散文集《海赐》以及理论集《儿童文学论评》等。作品与理论曾多次在全国获奖，并被介绍到海外。小传与作品曾被载入《中国当代文艺家名人录》、《中国文学大辞典》、《世界儿童文学大辞典》等。1992年有感于文人处境艰难，搁笔经商，以“教授下海办公司”名声一时，惊涛骇浪十二年，成功的创办了上海锦江经济文化学院，任院长之职。2004年春天，重返文坛，首创“张锦江写作工作室”，又有了新的奇异幻想。

自序

我编这套文集，实际上是对我生命历程的一次小结。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不管你活多久，那怕你活一百岁，甚至于超过一百岁，在历史的长河中也不过都是“弹指一挥间”的事，不管你多么努力，不管你多么拼命，也许你自以为辉煌得不得了，有万贯家产，有著作等身，有高官厚禄，甚至于你曾经坐过江山，当过皇上，当过宰相，但在无情的岁月面前，都会“瞬间”烟飞云散，什么也不是了，谁也记不清厚厚的尘封中还有过这一个的“辉煌”。偏偏奇怪，原先并不怎么样的“平凡”，平凡得不过是一句话，是一首小诗，是一个笑话，谁也闹不清这是文人瞎编的，还是一个村姑说着玩的，却偏偏一代又一代传下来，却偏偏流芳百世。这就成了历史的闪亮的痕迹。

俗话说：“雁过留音，人过留名。”说实话，人在世上想留下一点痕迹是挺难的。不过，人生在世，总想留下一点痕迹。于是，就有了编这套文集的动机。

其实，当初并无编自己文集的冲动，《文学报》的朱金晨曾向我提过，我并不以为然，好象兴趣不大。后来，纯属为纪念我所创办的一所学院十周年了，为省下那种花里胡哨的所谓的纪念册开销，不如，出两本书吧，也算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纪念，我先找了上海的一家出版社，然后，想起了北京的老朋友毛志成，又特意到北京去了一趟，朋友多年未见，

谈至深夜，他随即联系了台海出版社，都谈妥了，上海出两本，北京出一本。不过，石楠的出现使我改变了主意。石楠已经是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一部《画魂》使她一举成名。分别多年，上海重叙当年在北京初次相聚的情景，感慨万千，那时，我们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改稿，我为《当代》修改中篇小说《将军离位之后》，她在修改长篇小说，我们都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招待所内，我与西藏作家益希丹增同住一室，改稿之余，石楠时常到我们房间三人闲聊，记得还一起去看一场电影，我这里还有一张照片，三人谈笑很开心，石楠与我们讨论过她的长篇书名，我说就叫《画魂》吧，她是一个谦逊的老大姐，她听从了我的建议，后来，这部长篇就以《画魂》问世了。一晃二十余年过去了，我们再见面时，我把那张三人照送给了她，她说，太好了，我一定好好珍藏！就在这次见面时，她建议我出一套文集，也算是对自己写作的一个小结。我尊重老大姐的意见，这才催生了这套文集的问世。

这套文集共五卷，收集了我绝大数的作品，还有一些文章，我一时记不起来，也难以寻觅，只能以后再说。应该说，这五卷文字基本记录了我从事写作以来的生命轨迹，它是我的真思、真想、真情、真爱，它是我的心血，它是我的生命。每一篇文字都会使我激情难平，我想起我学写第一篇小说时，著名工人作家胡万春闭着眼睛给我说故事，我改了一次又一次，小说写好了却生了一场大病，那篇小说叫《检验》，后来出版时收在《创造者的歌》这本小说集中，然而，我的第二篇小说《金色的路》在《解放日报》整版发表时却在第一篇小说的前面，因为出书的时间比出报慢，这好像是1976年的事，那个时候，我作为上海戏剧学院的一名大学毕业生，已经在工厂劳动改造了整整八年，已经成为了真正工人阶级的一员，那篇小说署名正是“工人张锦江”，“工人”是一顶值

得炫耀的帽子，那时我在《解放日报》还发表过一首诗，那顶帽子更大了是“钢铁工人张锦江”，接着，我写了一个中篇草稿在上海人民出版社改稿，那个年代上海所有的出版社都合并在一起变成了一家大出版社，稿子改来改去，有时还帮助出版社做点编务工作，最后改了六、七稿，成了一堆废纸，就在这段时光里，我认识了黄宗英、芦芒、哈华、贺宜等名作家，他们都在出版社当编辑，我们改稿的作者也时常与他们一起开会，我与芦芒还合写过一首诗，不过没有发表，他还送过我一幅字，他的签名像一张笑脸，他的国画牛画得很好。他们都是一些“三名”“三高”的人物，在工宣队的监管下当编辑，谁与他们接触都得当心被“毒害”，我原先是大学毕业生也属“臭老九”，在工厂混了几年，摇身一变变成了工人作者，再加上我当过人民解放军的海军战士，腰杆特别的硬起来，也不怕与他们接触，与他们打得火热，后来，粉碎“四人帮”之后，落实了政策，我与他们都成了好朋友。还有一位使我难忘的老编辑叫马云，就是他偷偷地用报纸包着《契诃夫作品全集》，每次包几本，偷偷地供我读完了契诃夫的所有作品，要知道这都是封、资、修毒草禁书啊！工宣队知道了那可不得了！我还想起，住在打浦桥作者招待所内，与也在改稿的叶辛、张抗抗相识的情景，有一天，我与张抗抗在我改稿的办公室里灯火通亮地交谈到深夜两点，谈的内容记不清了，大概是讲我在戏剧学院读书的生活之类的话吧，她回寝室之后，我就躺在办公桌上睡了一觉。叶辛在我印象中，是个单纯得可爱的小青年，他在修改《高高的苗岭》，好像是他的稿子改定了，到房间里缠着我们讲故事。这两位后来在文坛上都很有出息了。

真正说起来，我专业从事写作这行当，还是1979年7月的事，我被落实政策，从工厂调到刚刚筹办起来的复旦大学分校中文系任教，戴厚英也从上海作协刚来，她在文艺理论

教研室，我在写作教研室，我与戴厚英共事多年，相处和气，每周五的政治学习，总在一处碰头，谈不上非常深交，但是，有些事还值得说说，有一次，我到上海作协去，她那时住在作协的宿舍内，我去看她，她说，她在写小说，不知道写得像不像。她讲的写的小说，就是长篇小说《诗人之死》。这部小说几经周折未能顺利出版，她一气之下，在广东出版了她的成名作《人啊，人！》，这是她的第二部长篇，却先期问世，这部小说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复旦大学分校中文系部分师生召开了座谈会，我连夜将座谈会纪要整理了出来，1981年11月19日《文汇报》全文刊载出来了，题目是《如何评价《人啊，人！》——复旦大学分校中文系部分师生座谈纪要》，纪要分三个部分：关于作品的主题；关于如何理解与反映生活；关于动机与效果。我在纪要中也有一段话，主要说了四点作品在艺术上的特色，对于作品给予了基本的肯定。这个纪要在文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人啊，人》随着时光的推移，越来越获得广泛的注意，戴厚英以她独特、敏锐的视角从此走上了小说创作之路，获得了应该属于她的永远的荣誉。戴厚英还参加过一次我的作品讨论会，这是1993年12月23日下午，由上海作家协会、《文学报》、上海社科院文研所、上海大学文学院、漓江出版社等单位联合主办了我的长篇小说《海王》的讨论会，戴厚英在会上作了即兴发言，她说，我的面子大，帮我捧捧场。她说了一些鼓励的话，我已经记不起来了，我曾保存了一盒录相带，也不知放在哪里去了。戴厚英送过我两本书，一本是《脑裂》，一本是《性格——命运——我的故事》。我与她的交往与结束，却是她的死，她的死居然与我有关，那时，上海作协在上海大学文学院举办了一个作家班，我与她合上一门《小说创作》课，我讲上半段，她讲下半段，后来，我因调到华师大去了，她来顶我未讲完的课提前从家乡赶回学校，却因为这个“提前”使她遭

到了噩运，她被残忍地杀害了。叶永烈写作《戴厚英之死》时，在电话内采访了我，他写下了这个过程。我为这位才华横溢的当代杰出的女作家英年早逝感到痛心至极！

我对海洋小说创作的醉迷，是从一篇儿童小说开始的，这篇儿童小说叫《小飞鱼与小海娃》，它的情节是在现实与虚幻交织之中展开的，居然获得了成功，在《儿童时代》全国小说征文中得了奖，程乃珊当时是中学的英文老师，她写了一篇《欢乐女神的故事》，也获了奖。我在《儿童时代》认识了王安忆，她是这家杂志社的编辑，她写了一篇《谁是中来的中队长》开始了她的文学之路，在我印象中，那时她是一个文静的、不爱说话的小姑娘，她给我写过一封信，她说，她想到复旦大学中文系听听古典文学课，我与教古典文学的彭飞老师联系了，并给她作了安排。若干年之后，王安忆也在复旦大学授课了。这篇儿童小说带来了我一生的努力，我从此写下了一批海洋小说以及我对海洋小说的理解的文字，另外，我也与儿童文学的创作和理论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我小说创作之路上，我要特别提到三个人，他们是：哈华、任大霖、毛志成，我的许多小说都是先让他们过目提意见，他们给予我极大的热情与帮助，使我终身难忘。那篇中篇小说《将军离位之后》在未发表前就得到了他们的高度赞扬，是毛志成将它推荐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编辑部，责任编辑何启治以及编辑部的负责人孟伟哉、龙世辉对作品都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作品甚至惊动了秦兆阳同志。在京改稿返沪之后不久，我看到了《人民日报》刊登了《当代》的这期预告，我当时正在吴淞军营写作中篇小说《海蛇》，那个部队的最高长官杜大队长拉开书橱门拿出一瓶茅台酒，很高兴地说：“来，为你的《将军离位之后》问世千杯！”我与他各干了一杯。就是这位杜大队长，为我的创作提供了不少精彩的素材，后来他因病死在任上，我时常怀念他。我还与一

位将军单独喝过酒，那就是八十年代对越之战中，主事老山前线的廖锡龙将军，那天是“八·一”建军节，我俩在前沿指挥部对饮茅台酒，酒喝得很多，话也说得不少，我俩都喝醉了，他满脸通红，谈兴很浓，直至深夜才回到住所，我趴在床沿老半天才慢慢地将酒吐了出来。这回到老山前线采访是上海作协批了我三百元深入生活的路费，那个时候能批三百元钱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了，不过，我没有辜负这三百元人民的血汗钱，我冒着生命危险，怀里揣着云南军区宣传部长彭荆风的亲笔介绍信，一路风尘地来到了廖锡龙将军的司令部，在他的安排下，我到了战地前沿，见到了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在头戴钢盔的一瞬间，我的心颤抖了一下，我将在生死之间徘徊了，我虽然当过兵，但从未有过这样的感觉。我在群山枪炮声中，在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口令声中，我见到一群真正的钢铁战士，或者说，中国脊梁式的人物，我非常投入，我非常激动，在离开这战争的现实之后，我来到了广州，广东作家杨羽仪正筹办一份《风流人物报》，创刊号需要一篇压阵的作品，他“劫留”了我，让我住在广州市人民政府招待所内，我在那里用五天的时间写下了《血火，在沉默……》、《潜伏》两篇小说，前者给了《风流人物报》，后者给了《少年文艺报》，住所的窗外正在造房打桩，轰隆的机器声我全然不觉，《血火，在沉默……》是用色彩进行构思的一个短篇，我很得意，后来还惹了一些麻烦，因为我将越军的女兵写得太美了，这是美化了敌人。接着，又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将星》刊登在《文学报》上，这是一篇微型报告文学，我觉得很精彩。还写了《在这里，人的感情是纯美的》、《夜》等作品，后来都收在《飞虱》集中。《在这里，人的感情是纯美的》还获过奖。不管中越之战这场战争如何评价，我这一段人生对生命的感悟是难忘的。

我钟爱儿童文学创作与理论研究，它是我生命的另一半。

我称之为：万古长青的事业。1979年夏季我进入复旦大学分校中文系任教，主要讲授《文学写作》，不久就开始了儿童文学的理论研究，1980年开设了《儿童文学研究》这门中文系的选修课，起初侧重研究儿童小说，并于1982年应中央文化部少儿司的邀请参加了由陈伯吹、叶君健、郭风、黄庆云、肖平、洪汛涛、葛翠琳、任溶溶等儿童文学界的一代名家组成的讲师团，赴沈阳、成都两地为华北、东北地区儿童文学讲习班和西北、西南地区儿童文学讲习班讲学，我讲授的题目是《中国当代儿童小说风格简论》。我在讲师团年纪是最小的，与这些儿童文学界的一代名家朝夕相处，自此与陈伯吹、叶君健、洪汛涛结下了终生友谊，那时我与伯吹先生同住一室，他是一个朴实、谦逊、和善的老人，在后来的岁月里，我与他一起去过新疆，一起去过浙江千岛湖……他的夫人很放心由我陪他一起外出，我们成了忘年交，数日不见就要通电话，我也时常去瑞金二路他的家里看他，每次他都送我到门口，和善地微笑着向我招手再见，他的音容笑貌就同昨日一样，我非常想念他。在他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去医院看过他，他已处于昏迷状态，居然他认出了我，他向我笑了一笑。他夫人说，我有福气。他走了，他的坟碑立在上海宝山罗店镇一座公墓内，碑文上写着：东方安徒生——陈伯吹。那天，我与香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严吴婵霞夫妇一起去凭吊了这位伟大的老人。在我的印象中，叶君健先生是个谈笑风生、体格健壮的老人，他与我在沈阳讲学的住处，经常我陪他散步，我与他很谈得来，每次我们都谈个没完，他的阅历很广，学识很渊博，他可以用英文写小说，他的英文小说《山村》在英语国家影响很大，传说曾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他是首位翻译《安徒生童话全集》介绍到中国的大翻译家，他在丹麦声誉很高，有一次我去北京在他家里看到《泰晤士报》上整版刊登了他的头像。最后他得了

一种怪病，他的骨头疏松得不能碰，一碰就碎，他走的时候，我没能送他，我给他家打了电话，向他夫人表示了我的悼念之情。还有一位值得我怀念的朋友，就是洪汛涛同志，我们一起不仅参加过不少讲学、笔会，我还是他家的常客，我们在一起几乎无话不谈，最值得我记忆的是，我们曾一同在吴淞海军基地借了两个房间，各自搞自己的写作，他写的是《童话学论稿》，我写的是中篇小说《海蛇》，中午我们一起在部队食堂吃饭，晚上我们一起在部队浴室大浴池中洗澡，每天我们的灯都亮得很晚，我与他写作都很勤奋。那时，他有肩周炎，每周他回去治一次病，然后再回来。这段经历后来我们碰在一起经常讲起。洪汛涛应该说，无愧于童话，他的《神笔马良》成了传世之作，他的《童话学》奠定了他的童话理论的地位。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潜心于童话美学的研究与探讨，我给他讲过我的写作打算，他鼓励我希望早日问世，并给我写信，我努力了，也向美学理论家蒋孔阳先生讨教过，他躺在病床上，不能下地，他温厚地笑着，偶尔说几句赞许的话，我本想按计划写完《童话美学论稿》，请他写个序，并提个书名，结果未能如愿。现在出版的《童话美学论稿》，是一部未写完全的书，譬如说，童话艺术美的创造，只写了语言、意境，其实还有变形、夸张、色彩、讽刺、幽默、幻想等方面，还有中外童话美学的比较等也都未涉及到，只能以后再补写了。

我在编这套文集的时候，我还想起了许多人、许多事，我不能一一都写了。我只想说，1992年的10月改变了我的命运，我一时冲动下海办公司，几经挫折、累骨累心，搁笔经商，一晃十余年，我该重返文坛了，这套文集就是一个重新起点吧！并以此文作为序。

2004年6月夏日于墨海居

101	人面兽心	十
110	英雄豪杰	十一
121	英雄好汉	二十
123	山大王	三十
131	林黛玉	四十
133	金瓶梅	五十
135	红楼梦	六十
139	刺虎	七十
142	番	八十

目 录

海 王

一、墩 港	3
二、黄毛墩	5
三、双桅船	11
四、骆家的一夜	23
五、一只小划子	37
六、德国手枪	48
七、疯了？	62
八、杀了36个人	74
九、下 海	89

十、一个过路的商人	101
十一、越陷越深	116
十二、许胡子	129
十三、上小孤山	153
十四、在茅村	167
十五、错综复杂	193
十六、爱与恨	226
十七、伪 降	259
十八、悟	294

目 录

王 章

1	王 章
2	王 章
11	王 章
25	王 章
78	王 章
84	王 章
90	王 章
95	王 章
98	王 章

海王

一、墩 港

墩港是白石山海湾的一个美丽而奇妙的小渔港。它的灰色的草房，有着拱形的屋顶和尖尖的烟囱，疏疏密密，排列在一个又一个如山丘的沙墩上，曲折蜿蜒的地方，却被一丛丛墨绿的芦苇衬托出来。沙墩之间，有着一汪一汪亮晶晶的港汊和褐色的泥沙地，港汊的深处，泊着一艘艘桅杆上飘着三角小红旗的渔船，港汊的浅处，水面平静如镜，倒映着一片蓝天，不远处，便是泛着白光的大海了。今天的墩港已经看不到原来的样子，沙墩已填平，渔民们建筑起现代化的别墅，白石山海湾最富有的渔镇要算它了。

1937年的墩港，上千户人家就住在沙墩上。孤墩上住两三户，几个相连的沙墩有住十来户的，有住数十户的。涨潮时，潮水漫漫，隔墩相望，虽近在咫尺，但闻其声，往来却不易，幸好，大门一推，船便泊在家门口，有事上其他沙墩，就摇舢板，这时，舢板摇呀摇，悠悠晃晃地犁出闪亮的波纹，荡漾得满是星星点点，几只白海鸥伸着长长的翅膀随后翻飞着；倘若天色暗下来，灯笼一挂，黝黑的海面上，尽是飘飘忽忽暗黄的灯火，橹嘎吱嘎吱摇得快了；当灰白的天穹完全黑了的时候，舢板就见不到了，沙墩、草房、芦苇、船桅与

海水、天空都消融在黑暗中，渔港一片寂静。

墩港的早晨是喧闹的。

海水退了。

褐色的泥沙地露了出来，软软的，一踩一个脚印。

沙墩之间有人走动。

润湿着咸腥气味清凉的空气中，忽然揉进了毛绒绒稚鸡的叫声——一辆独轮车“吱呀吱呀”的推着，推车人像舞蹈似的，扭着动人的屁股，做着各种平衡姿势；他的动作丰富了《均衡论》。车上装着淡水，四个桶，一车水 50 个铜钞。

一声又一声悠长的吆喝声在沙墩顶和沙墩脚下响起。

褐色的泥沙地上，摊着鲜红的虾与金黄的烤子鱼。摊主摇着赶蝇的破扇，壮着嗓子：

“麻虾，烤鱼啊——”

挎着篮子的小贩，谁也不甘落后地喊着，他们知道，温良恭谦让意味着什么，喊声自然动听。

“卖烟味——老刀牌——”

“糖麻球、油条、脆麻花——”

“好糖！好糖！上海货！上海货！”

沙墩顶上飘散着乳白色的热气。

茶馆店开门了。

草房上像升旗似地，一根一根竹竿竖起来，挂着显著的标记。

卖蛤的，悬空里一顶破旧的网罩。

卖蟹糊的，扯起的绳子上拴着一只竹篮。

卖豆腐的，飘吊着一串如意草篾。

开浴室的，大红灯笼高高挂……

一天将尽的时候，网罩、竹篮、草篾、灯笼……便降了下来。

潮水来了的时候，墩港又恢复了宁静。